

## H 小小说

## H 家在海南

## 六双毛线鞋

■ 刘德凤

他记起她钩好的第一双毛线鞋，42码，墨绿的底色，黑白相衬的熊猫，憨态可掬的样子，很是可爱。他也很是喜欢，线头收好的那一刻，便喜滋滋地把脚伸进鞋子里，柔软的毛线贴着他的脚，舒服的感觉，连脚趾头都想唱歌似的。那时，这鞋子他曾穿出去，在朋友面前显摆过：“你看，我老婆钩的鞋，又漂亮又舒服，穿一辈子都喜欢。”等他穿旧第六双后，他却厌了。这大冷的冬天，她一针一线，乐此不彼地织那毛线鞋时，他劝她别织了。

他穿惯了意尔康、老人头皮鞋后，他那些曾唱过歌的脚趾头，宁愿缩在皮革子底下，过着冰凉拥挤但外表光鲜的日子。即使在家，他也趿着一双有着哈巴狗图案的棉拖鞋，从不肯在她新钩的毛线鞋里屈就。为何？他说：“穿久了毛线鞋，脚上就有了一种毛线的味道，很不好闻。”

但是，没穿多久，他的哈巴狗棉拖鞋就开线了，她找来针线边缝边说：“这买的拖鞋有啥好，不暖和不说，还容易坏掉。”他懒得辩解，甩手走了。

棉拖鞋在这个季末的时候，已经被洗得泛白。原来的光鲜劲一点也没有了，棉似乎跑出来透气，只剩薄薄的两块布黏合着。他再趿那双鞋的时候，感觉一股冷嗖嗖的凉气钻了进来，心生悲凉。

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表妹拿着半截钩得毫无章法的拖鞋向她抱怨。她耐心地安慰：“是很难钩的，特别是大码鞋，我刚开始学时，不是钩好的鞋子不一般大，就是有的松，有的紧，一只鞋子要反反复复拆个四五次。你别急，肯定会一次比一次钩得好。”也许是因为兴奋，他的妻子拉开了一个柜子。

“你看，这是我给你哥钩的毛线鞋，是不是越来越好啊。”她指给她看她钩的第一双鞋，那双有着熊猫图案的鞋子，蹩足的针脚，不是很仔细地排列着，第二双鞋，可爱的兰花图案，式样又好些，到最近钩的第二十二双鞋，紫色线作的底，白色和红色线相衬的鸳鸯戏水图，精致极了。六双旧鞋，十六双新鞋，新旧都是她的味道，爱的味道，家的味道，“哥，这么多鞋，你穿得了吗？”表妹问他。

她什么时候织了那么多鞋？他也在那里，好半天，她微笑着说：“怎么不能穿？以后我老了，就看不清针眼了，现在多钩点留着，等你哥老了，脚就只能穿软和一点的鞋，这毛线鞋，正合适。”他的心为之一颤，终于明白，他这一生的幸福和浪漫，就是穿着她钩的毛线鞋，一起走到那个叫永远的地方。

## H 抬眼低眉

## 诗生活时间

■ 张晓云

我写诗状态分多种，有时灵感突涌，一气呵成，有时忙里偷闲，涂鸦几行，有时闲来无事，拈花微笑，有时潜下心来，蓄势待发……总之要去撞那妙不可言的境遇，那个悲喜与共的才下眉头又却上心头。

这个时候，姐姐总是突然闯进我的生活，她在百忙中抽个空把我的狗窝整理与清洗得焕然一新后，躺在床上歇口气说：“我怎么觉得这天气不冷，不冷，老干活不知道冷。”

不知道冷，不知道偷懒，不知道繁琐，不知道怨人，不知道私心为己，这是长姐如母的作风，这是我有幸遇见的比诗还诗的人间关怀。

从这个情形看，诗如果没有遇见姐，那就是一塌糊涂。但我希望姐别太操心，瞅着空也闲情逸致去。毕竟，有诗意的时间不会多。

诗与生活的分离就是我与姐的分离。

诗生活最温暖的时间，就是我遇见姐，姐与我相逢。

投稿邮箱  
hnrbzpb@163.com

## H 家在海南

## 儋州山歌

■ 李焕才

在儋州，如果问你，会唱山歌吗？你摇头。人家马上说：哦，你不是儋州人。的确，山歌已经和儋州人血肉交融。

儋州人都是听着山歌长大的。刚生出来，躺在摇篮里，阿公阿婆的山歌声就在摇篮边荡漾，伴着你入睡。呀呀学语了，大人就教你念山歌，你巴拉巴拉跟着念出一句，大人就赠给你热烈的笑声和掌声。长大了，山歌不时在你的身前身后蹦达。儋州人肚里装满山歌，张开嘴，山歌就脱口而出。人家喂猪在哼着山歌，煮饭在哼着山歌，做工在哼着山歌，走路也哼着山歌……即便是说话，山歌也活泼在语言中；尤其吵架，山歌嵌在话语中角力，言辞活泼生动，机敏激烈，妙趣横生。儋州山歌是儋州人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拿山歌来表达，语句活泼、机智、灵动，有生活的灵性和质感。儋州人拿山歌来对话，拿山歌来说事，拿山歌来教化，拿山歌来传递信息，又拿山歌来娱乐……在儋州，山歌不仅是一种艺术，更是儋州人的另一种语言。

儋州山歌每句七字，四句一首，讲究平仄和押韵，有七绝诗的体式，念着韵律和顺节奏性强，唱起来婉转流畅，富有音乐的美感。都说当年苏东坡来儋州，就唱七绝诗和春梦婆对

山歌，一唱一和，一对一答，趣味盎然。千百年来，扎根在儋州这片沃土上的山歌根系发达，又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，不断补充，不断丰富，加上历史的滋润，岁月的打磨，已经形成一个完整而又独特的艺术形式。

尤其儋州山歌生于乡土，长于民间，蕴涵地方文化的特质，浸润着百姓的智慧，流动着生活的韵味，情感在里边律动，表现手法又灵巧，唱的人满嘴流香，听着入耳生情，动人心魄。据说，那年郭沫若来儋州，听到儋州山歌，激动不已，当场赞叹说：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啊！

儋州山歌表现形式很活泼，有对歌、放歌、清唱、吟唱、表演唱、念词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儋州人唱山歌，不局限于特别日子，不局限于特定场景，更不局限于歌手；不管什么人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情之所至，随之歌出。

所以有一首山歌唱道：

儋州自古歌如海，  
山歌多似百花开；  
人人都都是山歌手，  
山山水水是歌台。

儋州的空气四时弥漫着山歌的韵律，随着你的呼吸吐纳，山歌就涤荡你的心神，让你时时感觉悠然自得。但是，人在儋州，突然一天听不着山歌，心里就渴涸的，就感觉没落。

那天，我们想饱尝山歌大餐，一

行人到乡下采风。来到一个岔路口，我问一个放牛的小姑娘：小朋友，五湖村怎么走？

小姑娘抬头瞥我一眼，唱：

你去五湖不识路，  
问路正逢指路姑；  
四湖之上六湖下，  
夹在中间是五湖。

我们朝中间那条土路走去，到了。

村口一棵大榕树遮天蔽日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树下的一张藤椅上，戴副老花镜，目光透过镜片落在一本山歌集上，摇头晃脑唱山歌。只见他时而引吭高歌，时而低声吟唱，时而掩卷不语。一群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围坐在四周，情随歌动，忽而欢快愉悦，忽而紧张沉闷，忽而黯然神伤……那老人在唱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改编成的叙事山歌。儋州人喜欢拿历史故事编成山歌，认不认得字的人都听懂。山歌的元素融入故事的情节，推波助澜，生色升华，唱出来如诉如泣，入耳又入心。

听了一会，见村里走来许多人，走出村口，朝东边走去。

打听，六湖村人在请歌爸妈对山歌。我们也跟着去。歌爸妈对就是专业山歌手。儋州人说：世上最聪明的人，就是歌爸和歌妈。不假，歌爸妈非常了得。这七字四句讲

究平仄讲究韵律的山歌，他们即兴唱出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唱个几天几夜没完没了。农闲时节，村里人就请来歌爸妈，连续对几场山歌，唱个天昏地暗，听个如醉如痴。

一个宽阔的晒谷场上搭着帐篷。黑压压的人坐在谷场上。歌爸妈面对面对坐中间。歌爸手持葵叶扇，歌妈手抓折扇，你来我往地唱和。对歌其实也是赛歌，比个上下高低。他们指物为题，即兴对唱。这个唱来，出题古怪刁钻，设圈套，以难倒对方；那个对出，峰回路转，妙句横生，化险为夷。这边以理服人，追情逐理，情理相济；那边引经据典，有史有实，无懈可击。唱到情急时，这方挥动葵叶扇口念出，有词无曲，如发连珠；对方甩开折扇手舞足蹈，人随声动气势凌厉……不管争斗如何激烈，男的唱出，韵律节奏毫不差错；女人对回，声情并茂也不含糊。听歌的人被歌声牵动，情不自禁，忽尔为这边鼓掌助威，忽尔为那边喝彩壮势……

听完一场对歌，暮色苍茫了。踏着夕晖走出村口，一阵歌声随彩霞飘过来，如幽咽泉水下滩，像清风滑于花底——那是有人在野外放歌，唱道：

采花来织山歌句，  
儋州歌美似唐诗；  
一首山歌飞出口，  
山山水水闹春潮。

## H 诗路花语

## 水调歌头·重返知青场

■ 陈健春

小凉河依旧，四十一挥间。  
蔗园鲜灿旷目，舒缓释华年。  
绮梦山川广阔，屯垦豪英奔野，风雨砺斑斓。  
趁风华正茂，漫道辟雄关。

初展翅，星辰近，战沙滩。  
不羁跌宕，敢教丘宇变桑田。  
难忘苍穹问月，草舍谈天欢笑，犹见故人还。  
无悔知青路，树老对潺潺。

## 初冬

■ 陈海金

倚着农历的院墙  
只是一个白眼  
立冬就让一片片雪花  
从头冷到了脚  
仿佛犯错的孩子  
在寒风的咆哮里穿躲  
一不小心  
撞进梅树的怀里  
引来一串咯咯的笑声  
篱笆矮了下去  
村庄慢了下来  
父亲把农谚  
抚摸成滑溜溜的烟杆  
在母亲的叨唠里  
一个烟圈  
飘向茫茫的夜空  
悬成一轮明月  
照亮了谁思乡的梦

## 炊烟

■ 周家海

炊烟是一名快递员  
在秋风的邮袋里  
装满了经过灶膛和烟囱  
仔细验视和高温消毒的  
亲情跟思念

它用袅袅升腾的方式  
扶摇直上  
有时眺望遥远的异地  
有时回望  
故国的老屋与小路

它还热衷于  
起早贪晚赶路  
忙忙碌碌  
转瞬就踪影全无  
太阳是它动态的邮戳

炊烟起处是故乡  
乡愁是静静蛰伏在  
老母亲眸子里的牵挂  
它们竟能穿越时空，在我的  
——脸颊上，化作涓涓热泪

## 火山口

■ 崔湘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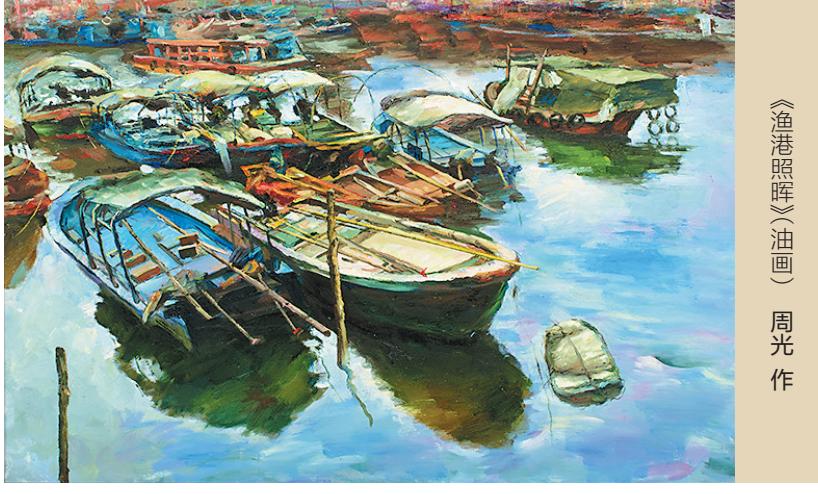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流苏长裙  
款步走下火山石阶  
风掀起牵绊的裙角  
翘出一尾夏天  
吹佛后青春的苔绿  
那些百年的老宅  
万千年的玄武岩  
千疮与百孔  
有着密集的洞见  
连缀成“美”字开头的村落  
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  
古朴得像我的外婆  
兼有娘亲的端庄  
桃花肌长青苔  
记忆斑驳  
我用古法黑糖续命  
吃富硒的红薯和谷物  
累累的木瓜树  
眨巴着棕色的，幽邃的复眼  
愿如草木灵动又芬芳  
常伴古村落的喘息



服务读者需求
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《渔港照晖》(油画)  
周光作

## 牛背上的童年

■ 李玉峰

黄昏里的怀旧，最忆梦乡是童年在牛背上骑过的那些蹉跎岁月。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偏僻的稼穡家庭，从六岁起就开始放牛了，是名副其实的放牛娃。1950年代，我家约有五六亩田地，养有一头大水牛。我上有一姐二兄，是家里的劳动力，我最小，放牛的活儿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身上。在村里一大群放牛的孩子当中，我的年龄和个子都是最小的，放牛的历史却是最长的，从六岁至十一岁，我的整个童年生活，都是在牛背上骑过的。

我家住在陵水河出海口右岸，那是生我养我的宁静而美丽的村庄。茂林修竹、繁花碧草，从丛簇簇，犹如陶渊明曾踏过的桃花源。

早晨，它似慈祥的父亲，送我骑牛上坡，晚上，它又像温柔的母亲，接我放牛归家。

河岸边那片开阔的坡地，长满鲜嫩的青草，是牲畜的天然粮仓。我家那头大水牛，每当吃草时，总有鲜绿的草汁从嘴唇边渗出，因而，它吃的草地，全都变成了一片湿地。

每天傍晚，当一轮雄沉悲壮的落日在水天交接处淌出一片殷红的血浆时，折射在河面上的，便是我骑牛回家的时间。

溪水皱起粼波，五颜六色的鹅鸭开始上岸，它们扇动着柔软的羽毛，“呱呱，哈哈，哦哦……”的叫声为水乡唱晚。

溪流中网状般的水青苔，如绿的飘带在水中摇曳，一群群鱼虾蟹贝悠哉悠哉地在青苔网上来回游弋，忙碌地寻觅食物。

每天傍晚放牛回来，我与小伙伴们便一起在河里洗濯，有时还顺便捞回一些鱼虾蟹贝，晚上全家人围在一起，美滋滋地吃上一顿饕餮大餐。

我骑着那头大腹便便的大水牛，在姗姗归去的夕阳下，踏着蹒跚的脚步回家。当它驮着最后一缕余晖入栏时，总爱“哞”地一声，仰天长啸，然后四脚一跪，便躺在了栏棚里。

此时，它会目不转睛地凝视那繁星闪烁的夜空，似在喃喃自语。它把当天吃下的青草慢条斯理地反刍起来，哪怕是滑到唇边的一小截青草，它都要伸出舌头把断草重新卷进嘴巴里。大地给它的粮食，它一点也不舍得浪费啊。

当我第一次骑着这头大水牛去放牧时，就与它一见钟情了，因为它温顺可爱。我把它当作家里的重要成员，它也像是通了人性似的，每当我与它对视时，都感觉它眼里饱含情愫，欲语还休，有一种深沉的负重感，让我心疼不已。

自从到我家后，这头大水牛就开始了春播秋耕，夏犁冬耙的辛勤劳作，它默默地承受着。在它最初挂上木轭犁田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看它的肩头被打磨出了厚厚的血痂，以后，旧的血痂干了脱皮了，新的血痂又形成了，并且一层比一层厚，可谓重峦叠嶂，父亲常说要给它记头功。虽说年纪渐长，它也日见衰老，髓骨高突，但它的眼神仍充满着一种祥和与安宁，它的忠实与憨厚始终没有改变。每当我趴在它背上，看它啃草或踱步时，便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命运其实极为相似，并且心意相通。这一刻，我便沉浸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，体味着他无法感知的幸福。这种幸福感充盈着我童年的心。

一年四季，我天天与这头牛朝夕相处，不知在牛背上迎来多少轮

曙光黎明，送走多少回风雨黄昏。牛，对我来说，早已演变成一辈子

凝结在心里的情感载体，是我童年最难舍去的记忆；牛，对我而言，已不是一般劳动工具的浅表印象，而是情同手足的亲密伴侣。并且已成为我心中的血性图腾和精神向往。一些难以忘怀的季节的冷暖景致往往让我首先想到了牛的耕作，一些远离文明的诗意的原始图像，往往让我首先想到了牛的品格。对牛模样的这种感情，我从童年到青年，直至老年，始终不改。到了读小学与初中的那段时期，我也常常逃学回家帮助父母放牛。1970年代中期，我已为人妻人父了，但分田到户后，轮到我家放牛时，我还依然是那个放牛娃。

今天，我退休了，告老还乡，但我仍把放牛作为晚年归宿的精神慰藉，每个月都要去几趟昔日日常放牧的椰子岛，骑在别人家的牛背上，让自己再度沉浸在“牧童横笛弄清风”的岁月里，重拾童年的生活乐趣。

## H 一杯月光茶

■ 唐俊珊

望着夜的大海，我们越聊越投机，越聊越投缘，同是东北人说话不拐弯，直来直去直奔主题。

经攀谈得知，老夫妇退休前是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。退休后来到了三亚，刚来时经常到附近的景点转转，走走玩玩，后来到了天涯海角景区就不去其他的景点了。在游人如织的海边，老夫妇想给游人做点什么事，自己能作什么呢？当了一辈子老师，退休了总不能把讲堂搬到海边吧？后来，他俩商量用小兴安岭伊春的红松籽炒熟粉碎，自制了松籽茶，每天沏上两壶水免费赠与游人。开始送松籽茶时，有人喝了也不敢喝，总是怀疑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不但不收费还这么客气，这是少有的事儿，也有人考虑老夫妻年龄大了不花钱白喝茶水不好意思。但时间长了，人们渐渐喜欢上这老俩口，也喜欢他们的松籽茶。如今老夫妻有病或偶尔有事不来时，还会有人惦着。

看大家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飘溢着松脂香的松籽茶，老夫妻高兴，就觉着这点辛苦和劳累不算什么了。松籽是家乡的特产，他俩用一部分退休工资买来野生的红松籽炒熟研磨作成茶，送给海边的游客，松籽有价情无价，甘心付出，不求回报，收获的情和义自然是满满当当的。

“为大家奉松籽茶，我们不图什么，送出去了就心安